

莫迪执政后印度语言政策的特点、 实质与挑战

叶海林* 刘春颖**

【内容提要】 语言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义重大。莫迪政府以《国家教育政策》为载体推行了新语言政策。该语言政策在遵循“三语方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母语或地方语言在教学中的应用,尊重语言多样性,这显然与印度盛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悖。因此,新语言政策制定的政治逻辑和实质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对莫迪执政前语言政策演变历程及其动因进行简要梳理,进而分析印度当局语言政策的新特点、动因与实质,并探讨了在语言政策实施中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将语言政策研究置于政党执政理念之下,将为印度语言政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本文通过分析莫迪政府推行语言政策的手段,可以进一步窥探印度人民党的执政特点。

【关键词】 莫迪政府; 语言政策; 特点; 实质; 执政特点

【中图分类号】 D735.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
(2024) 04-0116-20

DOI: 10.13252/j.cnki.sasq.2024.04.07

语言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有助于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之则可能会激起社会矛盾,削弱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进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① 19 世纪后期,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倡导“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语言”(One State, One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语言科学》,2005 年第 2 期,第 51—62 页。

Nation, One Language) 的语言模式。然而,这一语言模式并不适用于“一国多语”或“一语多国”的后殖民国家。对于这些后殖民国家来说,合理的语言规划关乎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印度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大力提倡“多样化统一”(Unity in Diversity)的发展策略,在语言政策方面主要体现为从“单语主义”向“多语主义”的转变,国语化道路异常艰难。然而,在以莫迪政府为代表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执政期间,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中央政府集权特征显著。^①2020年7月,莫迪政府出台了《国家教育政策(2020)》(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②该教育政策是对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概述了印度教育体系的新愿景。该教育政策中的语言政策在遵循“三语方案”(Three-Language Formula)的基础上,重视母语和地方语言在教学中的作用,更加体现多语制特点,这显然与印人党一直以来所奉行的印度教特性大相径庭。因此,新语言政策背后的逻辑和实质是政治驱动还是单纯的教育体制改革,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关于莫迪执政后语言政策的既有研究

关于莫迪执政后的语言政策研究还有待扩展,但现有文献已经能够帮助我们这一时期的语言政策形成清晰的认识。笔者将既有文献归纳为三个主题。一是关于《国家教育政策(2020)》中涉及英语、印地语和少数族裔语言的语言政策评价。已有学者从语言权利的角度出发,认为新语言政策将母语作为教学媒介,保障了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利,在教育中重视多元语言的应用。同时,尊重语言多样性可以减少语言冲突,更有助于促进“多样化统一”。^③另有学者认为,新语言政策较少提及英语,而是使用“母语”一词来塑造学生身份,使他们将母语与国家相联系,有助于促进

^① 雷定坤“莫迪执政后印度央地关系发展趋势探析——基于制度空间的分析视角”,《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97—126页。

^②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9 July 2020, 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 24 March 2024.

^③ Lee Jihyun, “Exploring Language Rights in India: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anwahn Kim, Misu Kim, *Great Transition in India: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World Scientific, 2024, pp. 27–52.

民族团结，是“三语方案”的良好替代品。^①当然也不乏有学者对新语言政策的实施持消极态度，认为以母语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目标将面临阻碍，中央政府应当明确语言政策的具体实施举措。^②另有学者认为该语言政策并没有解决私立学校将英语作为教学媒介问题。英语仍然被看作是实现个人成功和国家现代化的媒介。虽然政府或公众认为英语是一种殖民工具，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来实现个人成功和国家现代化的底色并没有改变。^③也有学者评价到，该语言政策更多地受印度教民族主义“藏红花化”^④意识形态的驱动，忽视了宪法精神和世俗价值观。^⑤二是关于语言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研究。主流观点认为语言政策的实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高等教育中，英语习得者和非英语习得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教材语言的标准化需要耗费巨额投资，以及未能明确规定使用哪种母语或本土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等问题。^⑥莫迪政府对语言多样性的发展始终没有给予充分的财政支持，外语数量的增加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⑦三是针对莫迪政府时期重视印地语的原因进行分析。普遍观点认为，莫迪提倡的“中央集权”的执政方式与尼赫鲁提倡的包容性原则背道而驰，这

① Chaise LaDousa et al. (eds.), “Postcolonial Language Ideologies: Indian Students Reflect on Mother Tongue and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Vol. 32, No. 3, August 2022, pp. 607–628.

② Shiuly Kisku, “Mother Tongue Based Primary Education in NEP 2020: A Reflective Study on Sustainable Early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Somdyuti Rakshit, Jayanta Met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2020 and Gender Equality*, London: Red'shine, 2021, pp. 111–119.

③ Padmini Boruah, Ajit Mohanty, “English Medium Education in India: The Neoliberal Legacy and Challenges to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Ali Jalalian Daghig (eds.), *Neoliberaliz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Policy in the Global South*,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2, pp. 51–71.

④ “藏红花化”是指以藏红花色为标志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扩大其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过程与结果。印度教育的“藏红花化”旨在扩大“印度教特性”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从而以教育为抓手重塑新一代印度民众的国民认同，推动印度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

⑤ Madhulika Sharma, “Narendra Modi and the New Education Policy: Retrospection, Reform and Reality,”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Vol. 9, No. 2, March 2016, pp. 140–153.

⑥ Rachna Soni, “Challenges and Issues in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Modernization i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 Vol. 4, No. 3, 2022, pp. 2026–2031.

⑦ Shruti Jain, “How ‘Foreign’ Are Foreign Languages? A Critical Look at Indias Current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Through the Prism of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in India*, Vol. 19, No. 9, September 2019, pp. 37–47.

就决定了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印地语的主张。^① 姜景奎、贾岩关注到莫迪政府执政后印度语言结构的变化，认为印人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印地语优先”特征较为明显。^② 杨柳从印度教民族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印地语视为推动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因此，印地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③ 也有学者发现了莫迪政府对印地语的重视与推广，认为这源于印人党主张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遵循“印地语、印度教和印度斯坦”（Hindi, Hindu, Hindustan）的意识形态。^④ 从以上研究来看，虽有学者已关注到了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下莫迪政府对印地语的重视，但缺乏对当下语言政策的整体研判。有学者聚焦于显性的多语制语言政策文本本身，尚未关注其背后的政治驱动因素，也未关注实际语言政策的实施情况，不能对隐性语言政策（事实语言政策）进行全面把握。

因此，受以上成果的有益启发，本文将通过对印度语言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性梳理，探究莫迪执政后印度语言政策的新特点、动因、实质与挑战。以往学者更多地从印人党的执政理念看待语言政策，而本文期冀通过回答以上问题，从语言政策的角度瞥见印人党的执政特点与偏好。

二、莫迪执政前印度语言政策的演变

印度语言政策主要围绕着印地语、英语和少数族裔语言在《宪法》和《国家教育政策》中的地位与功能规划，涉及的问题包括国语或官方语言的确立，以及教学中的语言媒介和语言学习。总体来说，印度语言政策经历了从1950年《宪法》规定的“唯印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单语制语言

^① Marie Lall, Kusha Anand, *Bridging Neoliberalism and Hindu Nationalism: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Bringing About Contemporary India*, Policy Press, 2022, p. 38.

^② 姜景奎、贾岩 “印地语优先：印度的语言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知识》，2018年第1期，第61—63页。

^③ 杨柳 “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背景下再议印度国语问题”，《南亚研究季刊》，2024年第3期，第98—118页。

^④ Sabina Babar, “Hindu and Hindutva Ideology in Indian Polity: Examining Modi’s Administration,” *Strategic Studies*, Vol. 43, No. 2, January 2022, pp. 80–96.

政策，到 1963 年《官方语言法》(Official Language Act, 1963) 规定的“印地语+英语”的双官方语言政策，再到 1968 年《国家教育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1968) 中正式确立以“三语方案”为主要特征的多语制语言政策这三个阶段。

(一) 国语和官方语言的确立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印度民族主义意识觉醒，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相继开展。相应地，国语问题被提上日程。以圣雄甘地、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领导人十分重视语言的象征作用，主张确立印地语的国语地位，以达到整合民族意识，争取民族独立的目的。^① 30 年代，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领导人心生嫌隙。为了缓和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关系，国大党领导人甘地呼吁采取折中方案，选择印度斯坦语作为国语，这有助于缓解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间的对立关系，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② 然而，1947 年的印巴分治使国大党不得不重新考虑国语问题。关于国语问题，一些国大党印度教领导人认为，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的国语将是乌尔都语，大量穆斯林移民迁至巴基斯坦，因此，国语的选择无需再顾及穆斯林的利益，印地语就是首选。^③ R. V. 杜勒卡尔 (R. V. Dhulekar) ^④ 曾在制宪会议上声称，“不会讲印度斯坦语的人不配生活在印度，那些不懂印度斯坦语却还在众议院制定印度宪法的人也不配成为众议院议员，他们最好离开”。^⑤ 然而，这一主张遭到非印地语地区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确立印地语的国语地位将会损害本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在地方政治势力的操纵下南方各邦纷纷掀起了“反印地语运动”的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影响力最大的“反印地语运动”由泰米尔纳德邦的地方政党

① 廖波 “世纪国语路：印度的国语问题”，《世界民族》，2013 年第 1 期，第 69—75 页。

② Hans Dua, “The Spread of English in India: Politics of Language Conflict and Language Power,” in Joshua A. Fishman, Andrew W. Conrad and Alma Rubal-Lopez (eds.), *Post-Imperial English: Status Change in Former British and American Colonies, 1940 – 1990*, Mouton De Gruyter, 1996, pp. 557–588.

③ Jason Baldrige, “Reconciling Linguistic Diversity: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Language Policy in India,” May 2002, <http://www.languageinindia.com/may2002/>, 31 October 2024.

④ 杜勒卡尔是一名来自北方邦南部城市占西 (Jhansi) 的著名印度自由战士，辩护人和领袖，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食盐进军”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在印度政治中担任一些重要职位。1952 年，杜勒卡尔成为印度议会和制宪会议的成员。

⑤ India Constituent Assembly, *Constitution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Volume 1*, New Delhi: Lok Sabha Secretariat, 2014, p. 26.

达罗毗荼进步联盟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 主导。1949 年 7 月 14 日, 达罗毗荼进步联盟召开反印地语全党大会, 以抵制将印地语作为教学必修课的规定, 而后又举行了黑旗示威游行等示威活动。经过 5 个多月的骚乱,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党终于达成妥协, 拟定“蒙希—艾扬加”方案 (Munshi-Ayyangar Formula)。^① 根据这一方案, 1950 年《宪法》将避免使用“国语”一词, 英语继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按照《宪法》规定, 印地语和英语都可用于官方目的, 在宪法生效之日起满 15 年后, 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将被取消, 印地语将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此外, 宪法还规定了 14 种邦语言作为附则语言, 印地语和英语作为邦际语言, 同时要求在教育领域不得歧视少数族裔语言。^② 中央政府在国语问题上的让步使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得到强化, 地方民族主义势力不断寻求建立“语言邦”。安得拉邦最先掀起了“语言邦”浪潮, 组织者通过抗议或绝食等行为逼迫中央政府接受以语言划界的建邦方案。最终, 尼赫鲁做出妥协。1953 年 10 月, 第一个语言邦——安得拉邦建立, 这使得语言建邦的浪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迫于国内政治压力, 1956 年 11 月印度国会通过了《邦改组法》 (States Reorganization Act, 1956) , 以语言为界将印度领土划分为 14 个邦和 6 个中央直辖区。^③

(二) 双官方语言和“三语方案”的确立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期限将至之际, 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代表的非印地语邦不断发起反印地语斗争, 反对将印地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1959 年 8 月, 尼赫鲁承诺, 决不在任何地区强加印地语, 英语的辅助官方语言地位不会改变。^④ 为了使尼赫鲁的承诺具有法律保障, 1963 年, 国会通过了《官方语言法》。该语言法规定在 1965 年 1 月

^① Munshi Ayyangar Formula 是以制宪会议成员 K. M. Munshi 和 Gopalswamy Ayyangar 的名字命名。

^②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26 January 1950, <https://www.constitutionofindia.net/read/>, 5 November 2024.

^③ Nadia Abdulkadhim Salman Al-Shammari, Azharudin Mohamed Dali, “Politics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Reorganisation Before and After Independence in India,” *Romani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5, No. 1, 2018, pp. 129–159.

^④ Selma K. Sonntag, “Ideology and Policy in the Politic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North India,” in Thomas Ricento (ed.), *Ideology, Politics and Language Policies: Focus on Englis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p. 133–150.

26 日后，英语将继续用于官方目的。^①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国家分裂，1965 年 2 月 24 日，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印地语邦和非印地语邦大力推行“三语方案”，以减缓推行印地语带来的压力，并规定所有地方语言都可用于进行公共服务考试。1968 年《全国教育政策》颁布，“三语方案”得以正式实施。“三语方案”规定，在印地语地区教授印地语、英语和一种现代印度语言；在非印地语地区教授地方语言、英语和印地语。具体来说，该方案要求学生学习母语或地方（邦）语言年限需满 12 年，在 10 年级前需要学习英语或印地语，在 10 年级到 12 年级期间学习任意一种附则语言或者任意一门外语。“三语方案”是在各种压力团体的要求之间达成的政治妥协，兼顾了族群认同、民族自豪感和团结以及行政效率和技术进步，被认为是解决复杂语言问题的最佳方案。^② 然而，“三语方案”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实行“三语方案”的学校教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教授各种语言，语言学习成为教师和学生共同的负担。此外，由于资金短缺，以及非印地语地区将英语视为促进就业和抵御北方统治的堡垒等因素，“三语方案”并没有在非印地语地区或印地语地区严格执行，改革履步维艰。^③ 印地语地区也并未将南印度语言作为第三语言学习。^④ 这些因素导致“三语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沦落为双语模式：在印地语地区主要学习印地语和英语；在非印地语地区主要学习地方语言和英语。直到 1992 年，“三语方案”仍然是印度《宪法》和《国家教育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三、莫迪执政前语言政策转变的政治逻辑

由于国内复杂的语言状况，印度始终未能解决语言整合问题，官方语

^① Department of Official Language, “The Official Languages Act, 1963,” 10 May 1963, <https://rajbhasha.gov.in/en/official-languages-act-1963>, 5 November 2024.

^② Kamal K. Sridhar, “Language Policy for Education in Multilingual India: Issues and Implementation,” a paper presented at a colloquium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9–10 May, 1983, Urbana: IL, p. 9.

^③ John J. Vater, Ronjojoy Sen, “The Three Language Formula Revisited ‘Hindi Imposition’ Stokes Protests,” *ISAS Brief*, September 2019, p. 703.

^④ Paul R. Brass, *Languag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North India*, iUniverse, 2005, p. 214.

言政策似乎也未能最终满足印度国内的语言诉求。归根结底，印度中央政府企图通过确立印地语的国语地位来促进民族统一，增强国家认同。然而，这一举措却遭到了非印地语地区的地方统治势力的反对，语言冲突不断。因此，中央政府通过避免确立印地语的国语地位、继续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以及尊重少数族裔语言地位等让步措施，实现语言多元主义的国家认同，平息社会矛盾，缓解中央政党与地方政党的紧张关系。这也正是印度语言政策从“单语主义”向“多语主义”转变的直接原因。

（一）尊重多元语言，促进国家认同

印地语被视为实现语言统一的最佳选择。历史上，印度的语言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并且主导语言随着不同外来侵略者的到来而不断变迁。印度次大陆从未出现过统一，其语言也未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公元5世纪，印度佛教兴盛，巴利语取代了梵语成为宫廷语言。在12世纪至16世纪，穆斯林统治者入侵印度北部，波斯语就成了宫廷语言。从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统治开始，波斯语被用作官方语言。直到穆斯林统治结束，波斯语仍然作为北印度的官方语言使用。然而，1837年，波斯语又被英语所取代。英语在印度的重要地位一直延续至今。^① 20世纪20年代，印地语的“国语”地位开始显现。在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受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印度民族主义者遵循“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范式。以圣雄甘地、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十分重视语言的象征作用，认为推动印地语“国语化”有助于整合民族意识，争取民族独立。^② 到了印度独立之初，印地语被认为是民族共同语的最佳选择。首先，印度民族主义者将英语视为殖民语言，理应予以剔除。其次，在所有本土语言中，印地语的使用人数居于首位，这意味着印地语在印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再次，印度国内充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这一部分民族主义者认为，推崇印地语的民族共同语地位有助于恢复昔日古印度光辉，展现印度多元文化，只有实现语言文化复兴，才能成为真正的印度人。^③ 但是，印度政府逐渐剥夺英语

^① Jason Baldrige, "Reconciling Linguistic Diversity: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Language Policy in India," May 2002, <http://www.languageinindia.com/may2002/baldrigelanguagepolicy.html#influenceofforeign>, 3 November 2024.

^② 廖波 “世纪国语路：印度的国语问题”，《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第69—75页。

^③ Granville Austin, "Language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Half-hearted Compromise," in Asha Sarangi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1-92.

的官方语言地位，忽视少数族裔语言的地位和作用，损害了语言少数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情感。这导致国内语言民族主义势力兴起，语言冲突不断，越来越多人要求恢复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重视少数族裔语言。因此，“三语方案”平衡了各方族群之间的语言诉求，使得基于单一语言的国家认同趋向于兼顾族群认同。

概言之，中央政府企图通过单语主义政策增强国家认同。然而，这一举措忽视了不同族群的语言认同，导致语言冲突不断，最终削弱了国家认同。因此，“三语方案”被认为是解决国内语言纷争的最佳方案，不仅平衡了国内不同族群语言之间的关系，也促进了语言族群之间的和谐，从而促进多元统一的国家认同。

（二）满足语言诉求，缓和央地矛盾

联邦制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是动态的。在动态制衡关系下，中央政府试图加强中央集权，收紧地方权力；而地方统治势力则争取地方政治利益，强化地方统治。“印地语优先”的单语主义政策被看作是印度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之一。从莫迪执政前语言政策的内容及其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中央政府始终未能确立印地语的国语地位，无法取消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并逐渐重视少数族裔语言地位。印度语言政策经历了从单语主义向多语主义的转变，缓和了中央和地方的冲突，这成为了语言政策制定的基本逻辑和行为表象。

对中央政府而言，落实单语主义政策有助于增强中央集权。具体表现为，通过确立印地语的国语地位促进民族整合，增强国家认同。建国之前，印度经历了200余年的英国殖民统治。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深入，印度民族意识觉醒，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印地语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更多地是发挥着民族象征的作用，是调动群众团结一致争取独立的重要工具，可以用来表达共同的思想及实现特定的民族主义目标。^① 建国之后，语言邦的建立使邦际之间出现交流障碍，因此，统一语言有利于增进邦际沟通，促进民族融合；同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取消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消除英国殖民统治的污点。然而，对于地方统治势力来说，确立印地语的国语地

^① 姜景奎、贾岩 “印地语优先：印度的语言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知识》，2018年第1期，第61—63页。

位将会损害非印地语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等利益。通过公开反对“印地语强化”政策，地方统治势力能够借语言问题争取政治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地方自治或为自身政党选举造势。正如达斯·古普塔（Das Gupta）所说：“暴力在缺乏敏感性的当权领导人和缺乏权力的民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① 因此，无论是在1949年由泰米尔纳德邦地方政党达罗毗荼进步联盟掀起的反印地语运动，还是1956年的语言建邦运动，亦或是20世纪60年代由达罗毗荼进步联盟再度掀起的语言反抗，都是对中央政府推行“唯印地语”政策的强烈抵制。而反抗的直接结果是1963年《官方语言法》的颁布。这部法案规定将无限期延长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除此之外，“三语方案”被认为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保障了语言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减缓了国内语言纷争。自“三语方案”实施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概言之，从央地关系视角来看，印度中央政府与地方统治势力存在权力博弈。一方面，地方政党对语言政策的反抗被看作是地方政党争取更大的自主性的表现。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甚至还有分裂风险。另一方面，无论央地关系如何，语言政策的冲突与调和都始终跳不出印度联邦制的制度设计。

四、莫迪执政时期的语言政策的新特点

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印人党改变以往国大党的多党联合执政的政治生态，逐渐加强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政权，开启联邦集权进程。^② 语言规划也是印人党的集权进程中无法避免且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总体来说，莫迪执政时期的语言政策强调语言多样性，在实践中却更加注重印地语的发展。

（一）制度上强调语言多样性

2020年7月30日，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发布了《国家教育政策

^① Jyotirindra Das Gupta, *Language Conflict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Group Politics and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in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 240.

^② 雷定坤“莫迪执政后印度央地关系发展趋势探析——基于制度空间的分析视角”，《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97—126页。

(2020)》。这一文件是自1986年以来对国家教育政策的重大修订，是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该教育政策旨在到2030年提高教育质量，涵盖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所有教育水平，以使印度教育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在语言政策方面，该政策并未偏离“三语方案”，而是在“三语方案”的框架内，对语言政策进行调整，旨在减少因语言障碍导致教育不平等现象，加强学生的母语沟通能力，促进学生邦内、邦际和全球范围的流动。^① 具体而言，该语言政策更加强语言教育的多样性，提升母语或地方语言在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注重古典语言和梵语的重要地位，并鼓励外语学习。

“三语方案”在促进邦际交流、增强族群认同、促进国家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新语言政策在遵循“三语方案”的基础上，更加强语言学习的自主性，反对印地语强加。按照新语言政策规定，在保证至少两种语言为印度本土语言的前提下，三种语言的选择将由中央、地方和学生共同决定；学校应在学生五年级或八年级之前将家庭语言、母语、本土语言或地方语言作为教学语言，采用由家庭语言或母语编写质量教科书，在缺乏此类教科书的情况下，课堂互动也应该尽可能用家庭语言或母语进行；教师应当进行双语教学，学生使用双语材料；在高等教育阶段使用母语作为教学媒介等。^②

（二）实践中突出印地语的地位

自2014年以来，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推动的莫迪政府十分重视印地语的推广。笔者总结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印度国内领导人在印地语使用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莫迪一直致力于发挥印地语的象征作用，积极参加推广印地语的重大事件，用印地语发布社交媒体，通过全印广播电台用印地语与国内民众互动，以及在国内外公开场合用印地语发表演讲等。2019年9月，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在推特上曾发文称“如果有一种语言能够将国家团结在一

^① Chanwahn Kim, Misu Kim (eds.), *Great Transition in India: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World Scientific, 2024, p. 3.

^②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9 July 2020, 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 24 March 2024.

起，那就是印地语。”^①

其次，利用印度国内设立的印地语语言机构。这些语言机构主要包括印地语咨询委员会、中央印地语管理局、中央印地语学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央翻译局、官方语言委员会、中央印度语言学院、印度科学教育和研究所等，负责印地语材料的编撰与宣传。

再次，印人党通过渲染印度民族主义的方式将英语与“殖民遗产”“奴隶思维”相联系。莫迪政府认为，英语是一种殖民语言，不应在印度处于主导地位。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和其他印人党领导人也不断抨击英语，大肆宣扬印地语。莫迪也曾反复强调，《国家教育政策》将有助于印度国民摆脱英国留下的“殖民心态”，摒弃“奴隶思维”。^②在行动上，中央政府主张消除英语标识，或践行“印地语+英语”双语政策。例如，2015年5月，中央政府宣布所有政府文件都应以印地语和英语双语文字书写；货币和护照采用双语印制；国有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机票使用印地语文字，以及机舱内须放置印地语报刊杂志等。除此之外，莫迪政府通过组建印地语翻译小组，设置印地语作为教学媒介，编写印地语教科书，授予印地语医学学位等举措推动印地语教学。从2020年11月起，中央邦的13所公立医学院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接受印地语教学。莫迪在古吉拉特邦谈及印度新教育政策时公开声称，“授予印地语医学学位的目的是让英语能力不足的贫困家庭实现当医生的梦想”，“我们的目标是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成为医生和工程师，即使他们没有接受英语教育……”。^③因此，将印地语教学与经济利益相联系使得印地语学习更具吸引力。

最后，印度政府促进印地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推动印地语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和促进印地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为了提高印度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印度已向联合国捐款100万

^① Special Correspondent, "Only Hindi can Work to Unite Country, Says Amit Shah," 3 December 2021,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country-should-come-together-to-promote-hindi-says-amit-shah/article61985969.ece>, 30 May 2023.

^② HT Correspondent, "PM Modi: NEP will Pull India out of 'Slave Mentality' of English," 19 October 2022,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pm-modi-nep-will-pull-india-out-of-slave-mentality-of-english-101666202432526.html>, 5 April 2023.

^③ Ibid.

美元，促进印地语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① 除此之外，世界印地语大会的定期召开推动了印地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教学。

五、莫迪执政时期语言政策实施的动因和实质

莫迪政府推行的语言政策将印度教育与全球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既有现实利益的推动，也有意识形态上的考量。一方面，该语言政策提倡语言多样性，促进教育公平，从而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按照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莫迪政府需推广印地语，实现“印地语、印度教和印度斯坦”的宏伟愿景。对于莫迪政府来说，现实利益的驱动优先于意识形态。

（一）动因：包容性教育愿景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按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4（SDG4）的全球教育发展议程，每个国家应努力于2030年实现“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② 因此，印度进行全面教育改革，旨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所有关键教育目标，并于2040年建立一个首屈一指的教育体系，为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习者提供平等的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性知识大国。因此，该教育政策将教育视为充分挖掘人类潜力、促进公平正义和国家发展的基础。普及优质教育机会是印度持续崛起的关键，有助于印度在全球舞台上，在经济增长、社会正义和平等、科学进步、民族融合和文化保护等方面发挥领导性作用。^③

具体来说，实现包容性教育愿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通过建立“首屈一指”的新教育体系，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挑战。印度全国教育

^① ANI, "India Contributes \$ 1 mn to Promote Hindi Language at United Nations," 17 July 2023,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dia/india-contributes-1-mn-to-promote-hindi-language-at-united-nations/articleshow/101831610.cms>, 1 April 2024.

^② United Nations,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25 September 2015, https://sdgs.un.org/goals/goal4#targets_and_indicators, 5 April 2024.

^③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9 July 2020, 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 24 March 2024.

政策的目的是植根于印度精神，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改革，改革范围囊括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阶段，以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在线数字教育。例如，将涵盖整个教育阶段的“10+2”学制结构更改为“5+3+3+2”的学制结构，改变学生发展的评估体系，关注学生的个人能力，如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等。同时，通过向全体社会提供高质量教育，使印度成为公平、有活力的知识型社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知识大国。^①二是通过培养全方位发展型的人才，提高就业竞争力。莫迪政府的国家教育政策更加注重教育在印度经济和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性。^②随着就业形势和全球局势变化，人才培养不仅需要注重内容学习，更应该培养学习能力，包括培养批判性思维，培养创造力和跨学科能力，以及在新的领域中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教育应塑造人格，培养合乎道德、兼具理性、富有同情心和关爱他人的学生，同时使学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式中具备优势。三是通过提供优质教育机会，促进社会公平。通过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和被忽视群体等不同社会阶层等群体的受教育权利，提高各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和识字水平，实现全民优质教育。这一包容性教育理念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目标之间存在一致性，主要包括通过“促进包容性教育”和“缩小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和社会差距”，从而实现“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人人享有终身学习机会”，以及“性别平等和赋予所有妇女和女孩受教育权利”。^③教育政策兼顾各方切身利益，遵循自下而上的方法，以学校管理为基本单位，比如乡村教育委员会。

尊重语言多样性是实现教育公平愿景的重要因素。新语言政策注重语言多样性的发展，尤其是注重母语或家庭语言在教学中的使用。具体来说，学生能够通过母语教学更容易学习和理解一些简单概念，这对教育、社会和技术进步具有颇多益处。^④另一方面，少数语言群体，包括边缘性

^①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9 July 2020, 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 24 March 2024.

^② Madhulika Sharma, “Narendra Modi and the New Education Policy: Retrospection, Reform and Reality,”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Vol. 9, No. 2, March 2016, pp. 140–153.

^③ United Nations,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25 September 2015, https://sdgs.un.org/goals/goal4#targets_and_indicators, 5 April 2024.

^④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9 July 2020, 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 24 March 2024.

群体、弱势群体或部落群体等，往往因语言问题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甚至是就业机会。通过母语教学，少数语言群体可以保持独特的社会文化身份，提高认知水平、语言能力和学业表现。^① 因此，莫迪政府在将印地语和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同时，重视母语或家庭语言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这将有助于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识字率，促进全民平等地接受优质教育。

（二）实质：通过语言教育，巩固印人党的执政基础

虽然莫迪政府在制度上倡导语言多样性，重视印度本土语言在教育中的使用，关注少数群体的受教育机会与就业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但实质上，莫迪政府强调语言教育在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重要性，同时渗透着“藏红花化”意识形态。换句话说，这一“加塞”手段有助于印人党巩固或扩大其执政基础。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莫迪政府的语言政策体现出“藏红花化”特点，教育目的在于通过语言学习，不断塑造“印度性”（Bharatiyata）的意识形态，扩大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重塑新一代印度民众的国民认同，推动印度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Hindu Nation）。2022年5月20日，莫迪在斋普尔举行的党内会议讲话中，敦促印人党领导者提醒公民警惕因语言问题所引发的争议性行为，并坚称印人党认为印度语言都是“印度性”的灵魂，理应予以尊重。莫迪将印度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与民族自豪感联系在一起，并表示“在国家教育政策中优先考虑当地语言体现了我们对地方语言的承诺。印人党认为印度语言是印度性的灵魂，是通往国家更美好未来的纽带”。^② 然而，印度南部地方政党指控莫迪政府试图以牺牲地方语言为代价，优先重视印地语。这些指控并非空穴来风。具体而言，虽然该语言政策依然贯彻执行“三语方案”，也声称不强加任何语言，但规定三种语言中的至少两种应为印度本土语言。虽然该政策规定至少在五年级或八年级之前使用家庭语言、母语、本土语言或地方语言作为教学

^① Catherine E. Snow, “Rationales for Native Language Instruc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Issues and Strategies*, 1990, pp. 60-74.

^② PTI, “BJP Considers All Indian Languages Soul of ‘Bharatiyata’, Says PM Modi,” 20 May 2022,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bjp-considers-all-indian-languages-soul-of-bharatiyata-says-pm-modi/article65439065.ece>, 23 April 2024.

媒介，但政府对这些语言的实际支持力度薄弱，而对印地语的推广力度较大。该政策也注重梵语和古典语言的学习。梵语被视为印度语言的来源，是“三语方案”中可供选择的一门现代语言，梵语教学贯穿整个教育阶段。同时，语言教授应当注重语言的文化背景等。^①

就现实利益来说，莫迪政府通过在教育领域重视母语教学，确保语言少数群体的受教育权利和经济利益，有助于获得少数语言群体的认可，使印人党执政具备更加广泛的社会底层群众基础。新国家教育政策是莫迪政府的政治议程之一。无论取得的成效如何，通过语言教育关照语言少数群体利益是莫迪执政时期教育政策的一大亮点。妇女、青年、农民和穷人等的群体恰是莫迪政府一直努力争取的选票来源，这在印人党历届竞选宣传活动中均有体现。在新国家教育政策中，母语教学方式使得更多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和被忽视群体等少数群体拥有受教育机会，提高各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和识字水平，并将教育与社会经济与个人发展将联系，使教育好处惠及社会底层人民，才有可能争取到这一部分群体对印人党的支持，从而达到政治动员的效果。另一方面，语言政策突出印度少数族裔语言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减少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语言冲突。2019年《国家教育政策》(Draft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19)草案的颁布引发了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语言政策的强烈抗议。为了平息地方政党激烈的反抗情绪，莫迪政府不得不删除关于印地语的相关规定。前人权发展部部长拉梅什·波克里亚尔(Ramesh Pokhriyal)曾被迫澄清，他并非想要将印地语凌驾于地方语言之上，而是希望非印地语地区将印地语作为第二语言。^②在新《国家教育政策》推行三周年之际，莫迪公开发表演讲，认为根据学生的语言而非能力来评判学生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正。莫迪表示，新《国家教育政策》将给予印度每一种语言应有的重视，公平对待学生，并迫使那些利用语言问题进行政治

^①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9 July 2020, 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 24 March 2024.

^② Express Web Desk, "Centre Revises Draft Education Policy, Drops Proposal to Make Hindi Mandatory in Schools," 3 June 2019,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national-education-policy-2019-draft-revised-hrd-protests-hindi-language-5762193/>, 28 March 2024.

宣传、传播仇恨的人毫无可乘之机。^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使任何因语言问题而掀起的语言反抗行动丧失合理性，甚至将可能引起受教育利益既得者的反感。

因此，以上两个方面都是印人党实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语言手段，其本质是为印人党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执政理念减少阻碍。从政治逻辑上来看，新语言政策是“教育的藏红花化”和莫迪的创新方法的结合体。20世纪90年代初，印人党在印度政治领域迅速崛起，主张实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按照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理念，统一印度是终极目标，“印地语、印度教和印度斯坦”意识形态是其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核心内容。^②因此，在国民服务志愿团的指导下，遵循“印地语优先”政策是莫迪政府执政重点之一。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被重新想象为一个印度教国家，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会讲印地语^③，这决定了莫迪政府的语言政策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体现为通过确立印地语的主导地位，塑造印度教国家身份。但对于印人党而言，为了维持和巩固执政地位既需要平衡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议程与民意及政党政治的关系，避免推行过于激进的“藏红花化”教育政策而在选举中招致反噬，又需要关切涵盖国家生活中具有政治意义的所有方面，不能仅局限于印度教特性一隅。^④换句话说讲，如果印人党直截了当地宣布执行“印地语优先”政策，必然会招致国内地方统治势力的大规模反抗，从而导致国内政治生态呈现强弱拉锯之势，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局面。

从这点来看，印人党在继续实行“三语方案”是一种权宜之计，既要

^① PTI, “Those Doing Politics Over Language to Run Nafrat Ki Dukaan Will Have to Shut Shop After NEP: PM Modi,” 29 July 2023, <https://www.outlookindia.com/education/those-doing-politics-over-language-to-run-nafrat-ki-dukaan-will-have-to-shut-shop-after-nep-pm-modi-news-306672>, 23 April 2024.

^② Satish Misra, “Controversy over Hindi Language; An Attempt to Divert Attention from Important Issues?” 30 September 2019,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controversy-over-hindi-language-an-attempt-to-divert-attention-from-important-issues-55964>, 30 March 2024.

^③ 印地语作为印度民族语言的想法源于印度教民族主义之父 V. D. Savarkar，被看作是印度人民党的象征。他首先提出了“印地语-印度教-印度斯坦”的口号，将民族主义与宗教和语言将融合，至今仍被右翼广泛使用。

^④ 胡可怡、曹德军 “政治动员视角下的印度人民党‘藏红花化’教育政策”，《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第35—51页。

满足国民服务志愿团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需求，又要兼顾印人党的执政需要。既要在“三语方案”的幌子下将语言学习促进公平教育和就业发展的经济议题相联系，又要隐蔽推进教育领域的“藏红花化”的意识形态。其现实目的在于拉拢群众，巩固印人党的执政基础。

六、莫迪执政时期语言政策实施的挑战

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地语推广一直遭到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代表的南方邦的强烈抵制。莫迪政府在高等教育阶段引入印地语作为教学媒介的举措也遭到了印度南部和东部各邦地方势力的反抗。印人党试图用印地语取代英语这一行为被视作是一种霸权行径，迫使整个印度进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框架中。因此，莫迪政府在落实语言政策方面主要面临一些挑战。未来若不真正尊重国内语言多样性，将多语政策落到实处，语言问题仍然是印度实现民族整合的一大阻碍。

首先，少数族裔的语言身份认同是阻碍印地语推广的因素之一。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分裂政策冲击了印度的种姓制度。通过塑造“雅利安人入侵理论”，殖民时期的印度社会形成了“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种族以及“婆罗门与非婆罗门”种姓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印地语—达罗毗荼语”之间的语言认同对立，为塑造印度南北对立构建了意识形态基础。因此，印地语被南印度地区视作一种种族、种姓和文化入侵。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斯大林（M. K. Stalin）曾提出了一项邦议会决议，反对任何形式的“语言强加”，声称印人党试图使“印地语成为权力语言”，并主张推动泰米尔语的官方语言地位。2020年11月，一位来自泰米尔纳德邦的85岁高龄农民站在当地政党办公室门口，并高举“莫迪政府，中央政府，我们不要印地语……摆脱印地语”横幅，随后浇蜡自焚而亡。^①西孟加拉邦也出现了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在西孟加拉邦，孟加拉语被视为人们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孟加拉民族主义团体秘书长查特吉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是印地语语言帝国主义”，“印地语使用者被视为一等公民，非印地语使用者

^① Hannah Ellis Petersen, “‘A Threat to Unity’: Anger over Push to Make Hindi National Language of India,” 25 December 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dec/25/threat-unity-anger-over-push-make-hindi-national-language-of-india>, 4 December 2024.

被列为二等公民”。^①

其次，中央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印地语优先”政策激起了地方统治势力的反抗情绪。政策的贯彻执行手段可分为强制执行、利益诱导、自愿认同。其中，强制执行是政策执行效果最差的执行手段，利益诱导次之，而对某一政策的认同是确保政策有效实施的最佳手段。印人党一直试图强加印地语教学，忽视了地方语言的客观特点，这将激发地方统治势力的反抗情绪。印人党在教育方面的强制举措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在过去10年，全国各地就曾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抗议教育私有化、取消奖学金、延迟发放津贴、削减研究经费、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和校园“藏红花化”等问题。^②因此，强制手段使得印地语推广难以持续推行，更有可能削弱中央权力。

再次，地方统治势力的抵制导致印地语推广仍然艰难，印地语教学在全国范围内难以有效推进。印度的新经济改革导致印度不断下放中央权力，地方分权使得地方政党迅速崛起，与中央政府形成竞争模式。^③中央政府的任何政策决定都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在语言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而近些年，印度政治两级分化加剧，地方对中央的信任感下降，竞争与合作并存。从印度中央政府与地方统治势力的权力博弈关系来看，地方政党对语言政策的反抗被看作是地方政党争取更大的自主性的表现。因此，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执行力度可能并非理想。比如，在《国家教育政策》颁布不久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表示拒不实施。^④由此可见，制定全面的教育战略和多样性的语言政策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地方一级的执行意愿是决定语言政策成败的更重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由于中央政府推广印地语的政策触及少数族裔的语言身份

^① Garga Chatterjee, "Try Walking in My Shoes!" 28 July 2017, <https://thefridaytimes.com/28-Jul-2017/try-walking-in-my-shoes>, 22 February 2024.

^② Johanna Deeksha, "A Decade under Modi: Education Spending Declines, Universities Struggle with Loans," 8 February 2024, <https://scroll.in/article/1063192/a-decade-under-modi-education-spending-declines-universities-struggle-with-loans>, 10 May 2024.

^③ Marie Lall, Kusha Anand, *Bridging Neoliberalism and Hindu Nationalism: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Bringing About Contemporary India*, Policy Press, 2022, p. 37.

^④ ETB Sivapriyan, DHNS, "Tamil Nadu Won't Implement NEP, Will Frame Its Own Education Policy, Says Minister," 11 November 2024, <https://www.deccanherald.com/india/tamil-nadu-won-t-implement-nep-will-frame-its-own-education-policy-says-minister-1161128.html>, 30 March 2024.

认同，且手段较为强硬，以及地方政党维护自身的执政利益等因素，“印地语优先”政策将难以持续有效地推进。在印人党执政期间，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不会改变“印地语优先”的政策方向。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印地语优先”的语言政策的发展前景十分有限。

结 语

印度语言问题向来是痼疾沉疴的问题，推广印地语作为国语的目的始终难以实现，这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博弈。从印度建国前夕至今，中央与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代表的南方统治势力的语言纷争从未停止，并时而爆发剧烈对抗。“三语方案”的实施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势力的妥协，有助于实现语言多元主义的国家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语言冲突的发生。因此，该语言政策是平衡中央和地方矛盾的制度安排，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统治势力“半心半意”的妥协。

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制度安排与具体实践的反差构成了目前印人党执政时期语言政策的特征。这一特征具体体现为，在制度上更加强调语言多样性，重视母语的作用，在实践中却加大对印地语的推广力度。从实质上看，这体现了莫迪政府国内执政的“平衡手”策略，既赢得民众的支持，又贯彻执行印度教民族主义，从而巩固莫迪政府的执政基础。在未来，该语言政策仍会面临诸多挑战，政策前景并不乐观。在以莫迪政府为代表的印人党执政的背景下，通过制度安排避免或平息央地矛盾，确保国内社会稳定，而具体实践反映了印人党的执政意图。与以往时期不同，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印度当局的语言政策呈现从“多语主义”向“单语主义”的回潮趋势。

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 or 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clusive Alliance. The causes of modern Indian coalition politics are multi-dimensional: First, it 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the joint struggle of var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s in the Swarj (Indian Autonomy) process of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s national movement; Second, it is the legal space reserved by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and the design of political system after independence; Third, it i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India; Fourth, it is the spirit and principle of compromise and mediation nurtured b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at promote the behavior and methods of Indian coalition politic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Essence and Prospect of Modi's Language Policy

Ye Hailin, Liu Chunying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state is significant. The Modi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new language policy through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Three-Language Formula", this language policy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mother tongue or local language in teaching, respecting linguistic diversity, which is obviously contrary to the prevalent "Hindu nationalism" in India. Therefore, the political logic and essence of the formulation of the new language policy deserve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ia's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driving forces, with a focus on analyzing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driving forces, and essence of the Modi's language policy. It also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polic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placing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under the ideology of a certain

political party will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in Indi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Modi government implements language policies, which can further reveal the gove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The Taliban's Counter-Narcotics Policy in Afghanistan Since Its Return to Power: Motivations, Effects, and Challenges

Shen Yuhui, Zhang Wei

In April 2022, the Afghan Taliban announced a comprehensive drug ban. The change of its role from rebel to ruler, the internal drive of religious ideology,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severe domestic social situ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various external factors were the ma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es of Taliban's second anti-drug campaign after 2000. The Taliba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eradic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poppies and cannabis, curbing the production of chemical synthetic drugs, and combating drug smuggling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owever, the anti-drug campaign has also brought about short-term adverse effects such as turbulence in the drug market, the impact on farmers' livelihoods, sharp fluctuation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constant local protests and riots, and it also faces many long-term challenges. Afghanistan has ushered in a rare opportunity to completely solve the drug problem, but this requires the Taliban to promote a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in the country's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s well as timely and active response and assista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event the resurgence of drug activities.